國朝名臣錄

前二

共二十六

尹祥　　朴安信 貞肅

尹淮 文度　　南智 忠簡 宜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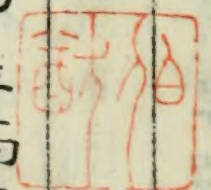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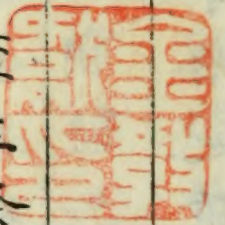
許誠 恭簡　　朴堧

魚變甲　　鄭陟 恭戴 整庵

安止 文靖 皐隱　　金鉤 文長 金泮 松亭 金末 文長

鄭甲孫 貞節　　崔致雲

國朝名臣言行録前集卷之三

黄喜 翼成公

字懼夫初名壽老號厖村長水人至正癸卯生高麗恭讓王己巳登第入我 朝歷代言叅知議政府事出按平安江原二道再長栢府三掌銓注歷判六曹 世宗朝拜相至領議政 文宗壬申卒年九十配享 世宗廟庭

公在麗季爲積城訓導自積城向松京路遇一老翁牽兩牛一黄一黒者而耕馬方脱耒耟息於林樾之下公亦休馬於其側與翁相語問曰翁之兩牛皆肥大壯實其

耕治之力亦無優劣乎翁趍進附耳低聲而答曰某名
者優而某色者劣矣公曰翁何畏懼於牛而如是隱語
乎翁曰甚矣爾之年少而未有聞也畜物雖不通人語
人言之善惡則皆知之若聞以己爲劣而不及於他則
心之不平豈異於人乎甚矣爾之年少而未有聞也公
聞之不覺瞿然其平生謙卑之量自翁之一語而成罷
氏之將以君子之隱於畊稼者翁其一也（松窩雜記）
定宗問知中事朴錫命誰能代君任喉舌者錫命曰承樞
都事黃喜真可人也 上遂用之（日月錄）
獻陵廢世子讓寧時引入大臣以其事語之黃喜李稷堅

執不可左徙俄謫于外凡六年柳廷顯獨質其議 獻陵一日命召黃喜喜戴桶高頂笠子穿碧色麁布團領帶藍條兜詣承政院喜方自田野而至形貌庬然而已人未甚奇之獻廟曰喜前日適誤耳此人終不可棄為國不可無此人即拜禮曹判書（謏聞瑣錄）

公謫在南原七年閉門端坐不接賓客手執韵書一帙凝神注目而已後雖秊高於字書音義偏傍點畫百不一失（筆苑雜記）

江原道飢 上憂之特命公為監司悉心賑救荒政得宜民無捐瘠 上嘉之陞崇政判右軍府事仍監司公嘗

憩蔚珎臨海之岡既去民愛慕之就築臺名之曰召公
臺
公內寬弘無圭角遇上下一以禮其議國事善守前規不
喜改易 世宗即位首入為相 謏聞瑣錄
初 上遣朴好問朴原茂于李滿住沈吒納林哈剌處審
察入寇情偽及種類多少山川險夷道理遐邇至是來
復命 上引見密問野人聲息好問歷陳道理迂直山
川險夷部落多少且言前到野人部落觀其勢皆空家
登山令欲誘之安業擒其不意而擊之且大軍涉江時
江流甚駃不可為浮橋上得好問之計尤決意討之召

政府六曹及三軍都鎮撫以好問之言議之黄喜曰所獲不償所失勞而無功貽笑彼賊乞依前日獻策令都節使制責還被虜人口牛馬家財如其不從宣言致討使之知惧不得安土畊耘而遠遁則名正言順直在我矣知不得已必待合氷　上曰當用四月草長時不可違也黄喜等曰浮橋事不知水勢悍急船橋便否而遥度實難令將帥或船或橋從宜造之　上又曰古人用兵皆有反間以觀勢予欲密遣人備知彼人情狀然後討之黄喜等曰古之用反間也衣食無異語音相同雜混處而莫之知也本國之與野人言語服食絶不相類且

人物不彩似難混跡若果見獲秖益為辱矣(並青坡劇談)

左議政黄喜丁母憂不出其代過數朔起復喜拜之時世子將朝京欲以喜隨行也喜上箋懇辭至再不許及天朝勑 世子不必入覲又控辭曰 世子既不朝覲且國家無事請終三年 英廟以大臣起復 祖宗成憲不允仍傳曰古者六十雖在衰服猶許食肉今黄喜既已起復年踰六十豈可素食而行之乎予欲親見開素而適氣不平政院招而勸肉喜詣賓廳知申事鄭欽之傳 上旨勸肉喜頓首曰臣時無疾病豈敢食肉乎請善啓欽之對以不敢於是稽顙失泣開素

憲府劾左議政黃喜欲緩監收官太石均之罪請於臺官
李審之子伯堅使圖之請罷黜以杜請托枉法之漸
英廟答曰大臣不可輕罪後允之罷喜職而不出其代
翌年復除之諫院上封章略曰黃喜曾為議政不顧大
體私於所厚請托憲府只罷其職是喜之大幸也又請
受交河屯田與古之去織婦拔園葵者遠矣曾未踰年
遽置百官之首偃然受之恬不為愧請罷之 答曰九
事是非聞無隱畫陳予甚嘉之然調元大臣不可聽爾
等之言輕易拒絕
司諫院論領議政黃喜請田于交河守以為農莊不宜在

百僚之上 上不名謂安崇善曰喜圖政大臣且 太
宗所信任予豈忍輕絶 太宗嘗謂予曰讓寧之為世
子具宗秀之徒依阿多行不義使讓寧失道問於喜曰
處之何如喜曰世子年少所失不過鷹犬當時謂喜為
中立觀變以令思之喜實無罰 太宗又引史冊事解
之因泣下言猶在耳予何從新進諫臣言絶之耶
宣德辛亥冬至賀禮時領議政黃喜於闕禮則入參而
本朝賀禮則以病不入憲府招通禮門令史問其故
令史對以實憲府笞其令史政府遣舍人啓之曰通禮
門令史無頼為而受笞且政府百官之長堂上進退告

于憲府固無前例今乃受辱慚愧實多 傳曰憲府處
置實爲未安下司諫院推考
英廟嘗召領議政黃喜判中樞府事許稠議視學試取次
第喜等啓曰爲試取視學則不合於古制而視學爲輕
傳曰卿等之言宜矣
丙辰 英廟傳于政府曰古有四時之田以講武除害此
先王之定制而軍國之重事也 祖宗參酌古制定爲
春秋講武之法垂訓子孫思慮周備矣新進儒生以爲
國君逸豫之擧每請停行大臣亦或有請停者予以
祖宗成法不可廢而不從矣曩歲當講武之期予適病

不待親行欲命將代行大臣議以爲兵權授之將臣不安於義故寢之今年凶荒太甚予恐懼姑停秋等講武而明春講武亦欲停之以休民力頃者兵曹請曰大事不可再廢予亦以凶荒之歲益修武備非常之道也故姑從其請諸事欲務從簡約國君一動其弊必多矣世子職在撫軍欲令世子代行如此則不廢重事而供費必減庶乎兩全擬議以啓領議政黃喜等啓曰兵權不可授之世子且今年凶歉請停之 上從之 並東閣雜記

公天姿雄偉稟性寬仁深沉有度寡於言笑喜怒不形居家淸儉自守不事產業身爲首相而蕭然如書生

公在政府二十四載務遵 祖宗成憲不喜紛更處事循
理規模遠大綱擧目張事無不治從容靜鎭得大臣體
自 太宗至 世宗眷倚甚重事無大小以至宮闈之
密尚有難斷必召咨之公片言以定旣退未嘗言所議
於上者 世宗每稱公識局宏深善斷大事至擬之蓍
龜權衡時或有獻議更變舊制者公必曰臣之變通凡
有更制不敢輕議持論平恕而及議大事面斥是非毅
然不可奪異議者愧屈人皆倚公爲重年至九十聰明
不少衰朝廷典章經史子書若燭照焉數論者稱我朝
賢相必以公爲首而勳業德量比宋之王文正韓忠獻

云 並保閒齋申叔舟撰墓誌

黃翼成公喜度量寬洪有大臣之體居相位三十年享年九十論決國事務從寬大平居淡如雖兒孫童僕羅列左右啼呼戲噱略不呵禁或有挽胡批頰者亦從其所爲嘗引僚佐議事方濡筆書牘有童奴溺其上公無怒色但以手拭之而已其德量如此 筆苑雜記

黃翼成公寬弘大度不拘細事年高位重愈自謙抑嘗坐一室終日無言互開兩眼着書而已室外霜桃爛熟隣兒爭來摘之公緩聲呼曰勿盡摘之吾亦欲嘗之少焉出視之一樹之實盡矣每晨夕餐飯群兒來集公除飯

與之吽噪爭食公但笑而已人皆服其量 慵齋叢話

黄翼成公喜當 世宗朝為首相幾三十年喜怒未嘗一見於面遇童僕有恩未嘗加以箠楚所幸侍婢與小奴戲謔甚狎公見輒笑嘗語曰奴僕彼亦天民豈合虐使之也至為書以遺其子孫嘗獨步園中隣有狂童投石有梨方熟零落滿地公大聲呼侍僮狂生謂呼僮必拿吾輩去也驚懼背走匿暗中潛聽之侍僮至則曰將柳笔來器來則曰將梨以與隣生竟亦無一言

李文康公石亨壯元及第直拜正言授刺於公公出綱目通鑑一帙命文康書題目俄而有一惡婢持小饌倚公

坐俯視文康謂公曰將進酒公徐曰姑安之婢吏倚立良久屢報曰何遲遲也公笑曰進之既進之則有小童數輩皆簪纓跣足或捽公鬚或蹈公衣盡攫其餅而食之且毆公公曰痛矣痛矣小童者皆奴婢之兒也並靑坡劇談

黃翼成公喜爲相金宗瑞爲工判嘗會于公廳宗瑞令工曹略備酒果而呈之喜問備出何處下吏對以工曹判書慮日晏諸位虛腸暫使公備耳喜怒曰國家設禮賓寺於政府傍者爲三公也若虛腸則當令禮賓寺備來矣何以私自公辦乎欲入啓請罪諸宰救之乃止致宗

瑞于前而峻責之金相克成以此事啓於經席曰大臣當如是可以鎮壓朝廷也（東閣雜記）

黃翼成爲首相將詣政府有一老翁衣裳藍縷曳杖而前字翼成而謂曰我今要見而來君何往乎公駐車答曰適有公事不久當還君到吾家討飯姑留翁至公之家謂公之子弟曰爾爺令我到家候之作飯而來如其言饋之俄而公還與翁同入一室偃臥數日爾汝相語其所論議之爲何事則雖家人子弟亦莫知也翁將去謂公曰近患粮餼俱罄君可周乎公略以數種置諸槖令丘吏擔持從翁所往而與之翁度露梁至冠岳山底遁

遷而上至腹間丘史曰汝朝食乎曰未也翁曰前途尚遠不可不食而行仍指山下人家曰彼家之主與之素厚汝往以吾言求必厚飯之我姑坐此樹下待汝之還矣丘史至其家傳翁之言其家叱曰所謂翁者誰歟汝何爲者而求食於我乎舉杖逐之丘史茫然還至翁之所留之處則翁與所携之物皆無有竟莫知所往也 昭代粹言

孟思誠 文貞公

字 新昌人高麗典校副令希道之子至正庚子生辛禑十二年丙寅登科入我 朝相 世宗官至左議政辛亥卒年七十二

公誠孝出天十歲能盡子職母歿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及葬廬墓啜粥三年植栢墓前有豕觸而枯公痛哭翌日豕為虎所殺人以為孝感三綱行實

公為大司憲朴公安信為持平鞫平壤君趙大臨不啓而栲訊之 上大怒載二人于車將戮之于公失色無言朴公意氣安閒略無懼色時獨谷為左政丞輿疾詣闕

極諫 上亦霽威竟赦而不誅 謏聞瑣錄

上曰 太宗實錄壬戌予欲觀之右議政孟思誠曰實錄所載皆當時之事以示後世皆實事也 殿下見之亦不得爲 太宗更改令一見之後世人主效之史官慮俱必失其職何以傳信將來 上從之 國朝寶鑑

王半車等乞受許和敎旨而還 上議於政府六曹承文院提調曰下敎旨無前例禮曹若兵曹議政府承敎移牒何如孟思誠等曰今來人心誠忠通書則不可過具錄請書之意緖曰汝等自搆釁端不得已進討如其改心納款則必當待之如舊以此禮曹承敎移牒無害於

義自令其來朝者與子孝入侍者並皆許之合乎時宜

上姑從思誠等議(青坡劇談)

世宗嘗駕幸東郊迎致讓寧大君設宴慰之翌日兩司論其不可又於常參日極論之時公與刑曹參判申槩入侍而默無一言法司請依律科罪 上留中仍命思誠就職公啓曰政丞長百官人不得以間之然後可謂能盡其職今被臺劾不可就職 上不允(東閣雜記)

公之家甚狹小兵曹判書以稟事進去適值驟雨處處漏下衣冠盡濕判書還家而歎曰相公之家如是我何以外行廊爲哉遂撤方構之廊(潛谷叢錄)

公覲省温陽往來時不入官家常簡僕從或騎牛陽城振威兩倅聞公下來來候于長好院見騎牛過去之人使下人呵禁公曰汝以温陽孟古佛言之其人歸告兩倅驚惶走出印墜於池下深淵後人名曰印沉淵

公自温陽還朝中路遇雨入于龍仁旅院有一人騎從甚盛先處樓上公入處一隅登樓者是嶺南人也欲為錄事取才上來也見公招與共登論談博戲且約以公字堂字為問答之言終公問曰何以上京公其人曰錄事取才上去堂公笑曰我為公差除公其人曰嚇不堂後日政府之坐其人以取才入謁公曰何如公退伏而對

曰死去之堂一坐驚怪公以其實言諸宰大笑公以為倍錄事頼公之薦屢典郡縣後世称之曰公堂向巻 潛谷

舊錄

孟思誠為 世宗朝政丞清潔簡若不事生産飲食常以祿米一日家以新米飯進之公問曰何處得新米來夫人答曰祿米甚陳久不可食故借於隣家耳公惡曰既受祿當食其祿何事於借 奇遵戊寅記聞

孟文貞公清簡端重在相府持大體年庚子冑因戲托癸卯契一日在 上前 上問公年有幾文貞對以庚子朝退契中以非同庚黜之一時傳笑

文貞性解音律常執一笛日奏三四闋閉门不接賓客有禀事令人開門引接夏則坐松林冬則坐房内蒲茵左右無物他禀事者去即閉門禀事者到洞口聞笛聲則知公之必在也 筆苑雜記

孟相少時嘗以享官齋于昭格殿假寐之際夢有皂隷倚呼七星入矣公下庭祗迎六丈夫已入第七人則獨谷成相及公獲罪將殉于市賴獨谷諫救之力得免於危平生事獨谷甚謹沒後雖雨雪過祠堂必下馬 慵齋叢話

趙涓 良襄公

初名卿後改涓漢陽人洪武甲寅生十三中高麗
進士壬申科 太祖開國卽位爲雲劍之任 太
宗朝策佐命功臣拜工曹判書封漢平府院君官
至右議政 世宗己酉卒年五十六
定宗卽位 命公領六十餘人與 太祖潛邸時心腹十
餘人入侍除通政中樞院右承旨賜良馬寶劍
太宗與公親愛甚篤登寶位封佐命功臣丁亥拜資憲大
夫都摠制己丑 上以公德威兼全除吉州道安撫節
制使領吉州牧使鎭朔方公至朔方野人果入寇乃勒

除巨魁擊却之威振北方　上特遣使宣醞仍留宣化

公自幼年受職列位廊廟不殖貨財不慮家事無有見貶

歇祿矣己酉九月得疾歎曰無復得見　天顏戒命盡

矣

公天資明敏風采照耀爲臣　四朝皆得寵遇並潛谷舊錄

卞季良 文肅公

字巨卿號春亭密陽人洪武己酉生高麗辛禑十一年乙丑登第入我 朝 太宗七年丁亥魁重試官至賛成

公自幼聰明絶人好學不倦以硏窮性理爲務游牧隱圃隱三峰陽村諸先生之門得師友淵源之正所聞益廣所造益深 行狀

卞季良語李薈曰自古政權兵權不可兼任一人兵權宜在宗室政權宜在宰輔令鄭道傳趙浚南誾等旣專兵權又掌政權實不爲可 太祖聞之怒曰此數人皆我

股肱終始一心者如或可疑誰可信者爲此言者必有

一也並 命流之紀年通攷

時有建議以海青進獻請免金銀者 上王曰海青得之

最難且日食一雉調養亦難又不調馴或時逸去則鷹

師尋捕闌入村落侵擾爲民居予欲悉放之 卞季良曰

殿下此言可書史冊垂法萬世日月錄

世宗六年 上召卞季良曰民間生業之艱難徭役之煩

苦卿其逐月作圖仍述警戒等語以進

命卞季良撰箕子碑立其祠並記年通攷

禮曹判書卞季良啓曰 殿下命除諸道進膳其謙謹之

意則至矣然人主一身 宗社生靈之所托奉養調護
不宜不謹 上不允
上論宋朝名臣事蹟卞季良對曰温仁謹厚司馬温公為
最先儒以王安石為小人之才者也
上曰向者大臣請復立號牌之法 太宗亦已行之以民
不願罷之令若復行恐民之怨咨也卞季良曰為一邑
之主則當知一邑之戶口為一國之主則當知一國之
戶口為天下之主則當知天下之戶口大抵民之願惡
不可苟從令民憚號牌者欲脫漏戶籍規避賦役耳號
牌之法宜當舉行

上聞晋州民殺父瞿然曰此予否德所致也向者許稠每
以上下之嚴分勸戒我聞而嘉之今果然矣遂召群臣
議所以褒孝悌厚風俗之方卞季良請廣布孝行錄等
書使閭衖小民尋常讀之使之駸駸然入於孝悌禮義
之俗乃 命偰循改撰孝行錄以進
初鄭道傳鄭摠等修史因李穡李仁復所撰金鏡錄撰之
道傳以元王以下事多僭擬稱宗者書王稱節日者書
生日朕則書予詔則書教乃多更改以沒其實是非出
於愛惡善惡謬於舊史河崙獻議於朝稽舊史就加筆
削未訖而卒 上命柳觀與卞季良釐校觀欲倣朱子

綱目編之季良欲仍道傳等所改頗失當時之實史官
李先齊等曰官號雖皆當時之制稱制稱勑亦不可沒
實雖曰正名分當與春秋郊禘大雩同垂以為鑑我何
可更改季良不以為然 並國朝寶鑑

卞文肅公性執宣德年間賀白雉表詞中有惟茲白雉之
語文肅曰茲者宜中行諸公曰不屬上句為中行文肅
固執之語公曰宜取 旨 世宗是諸公之議文肅復
啓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 殿下為國若鷹犬宜問文
孝宗筆至於詞命當倚任老臣不可輕許他議 世宗
不得已從之 筆苑雜記

典文衡二十餘年事大交隣詞命皆出其手 輿地勝覽

許稠 文敬公

字仲通河陽人高麗恭讓王庚午登第入我 朝

相 世宗官至左議政配享 世宗廟庭

太祖元年禮樂散逸太常職廢許稠為奉常丞務去因循

盡遵典故權近亟稱之曰異日典禮我國者必此人也

當為第一

太宗八年世子禔朝京師許稠以書狀行李之事一委糾

察約明令嚴衆皆攝縮不敢犯凡事涉制度悉書而來

道謁先聖廟見董仲舒許魯齋從祀楊雄被黜達白施

行並記年通攷

公以臺官坐言事出補全州判官及吏曹正郎有闕 太宗閱官案指公名曰此人可合遂除之 東閣雜記
知寧越郡事郡俗爲父母只行百日喪公諭民以禮勸行三年喪邑儒率多助之遂成厚俗 輿地勝覽
除許稠世子右輔德先是拜文學 上曰僚友孰賢世子擧稠以對至是世子聞之謂左右曰許文學復來耶蓋素憚其嚴也
十四年遣許稠巡視平安道山城復 命啓曰講武雖不敢廢馳騁險阻危不可言願勿親獵仍流游極言講武塲猥多之弊 上嘉納之

以許稠忝貳議政 上王謂 上曰斯人真宰相也嘗侍
豐壤離宮 上王前呼稠柱石謂上曰此予柱石也稠
驚感隕涕 並紀年通攷
時促勤政殿忝貳許稠啓曰初搆之時凢殿于丹雘 太
祖務從儉約願 殿下勿令侈美上有好者下必有甚
為者 上曰丹雘用金予亦以為太侈即命董役官勿
用
世宗謂文廟禮曹判書許稠言臣謹稽古制唐用韠袍謁
先聖韠袍雖不詳其制疑即今之絳紗袍也上曰絳紗
袍臨群臣之服豈可服此謁先聖乎我將服袞冕以謁

御便殿視事叅賛金漸進曰 殿下爲政當一遵今上皇帝法度禮曺判書許稠進曰中國之法有可法者有不可法者漸曰臣見 皇帝親引罪囚詳加審覈 殿下效之稠曰不必設官分職各有攸司若人主親决罪囚無問大小則將爲用法司漸曰萬機之務 殿下豈自總攬不可委之臣下稠曰不然勞於求賢逸於任人任則勿疑疑則勿任 殿下當慎擇大臣俾將六曹委任責成不可躬親細事下行臣職漸曰臣見 皇帝威斷莫測六部長官奏事失錯即命錦衣衛官脫帽曳出稠曰禮貌大臣包容小過乃人主之洪量今以一言之

失誅戮大臣略不假借甚爲不可澈曰時王之制不可
不從 皇帝崇信釋敎故中國臣庶無不誦讀名稱歌
曲者其間豈無儒士不好異端者但仰體 帝意不得
不然裯曰崇信釋敎非帝王盛德臣竊不取澈每發一
言支離煩瑣怒形於色裯徐徐折之色和而言簡 上
是裯而非澈 竝國朝寶鑑

世宗曰予聞中朝士大夫進退 帝前絶無俛伏之禮公
對曰中朝之事則天下萬機皆決於 帝入衆事煩未
暇爲禮經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是誠嘉言也 上
曰然君而親庶務則有司皆待決於上而必生怠惰之

心矣公又曰昔 太宗欲本國女服悉從華服臣啓曰
臣昔赴京過闕里入見孔子家廟見女服塑像與本國
無異但首飾異耳事竟不行中國之禮安可盡從乎潛谷
筆錄
上曰功臣當 太祖 太宗忌辰就寺社設水陸本是忠
厚之意然違禮經吏曹判書許稠曰水陸本是非禮之
正祠設 神位於下壇尤爲褻慢祭祀之禮各有定分
截然不可僭踰古禮支庶不得祭先祖大夫不得祖諸
侯安有以一時私意僭禮犯分之理 上從之
集賢殿上書言守令六朞之不便 上不允初久任之議

起於河南然未得建議施行常自言　大明專以久任
官職維持天下領議政府事柳廷顯禮曹判書許稠亦
嘗勸　太宗立中外久任之法　太宗亦嘉納其言而
未即從之及　上即位廷顯稠每勸　上行之至是稠
為吏曹判書　上遂決意立法而中外喧然皆以為不
便或言不可變　祖宗成法或言有害於民或言官制
紊亂或言養親久闕或言子女婚嫁失時　上皆不聽
上謂政府六曹曰今年夏罹旱暵冬值愆陽十二月乃藏
氷之節氣暖如春又昨日大霧靜思厥咎實由寡人願
聞讜言以荅天譴許稠曰天之譴告實由人為近日天

氣不調臣恐禍亂之作已兆頭 殿下惟日戰兢

十二月大雷電以雨 上曰今雷電失時天之譴責深矣

許稠曰冬月雷電古亦有之然未有今日之甚也 殿

下軫慮太甚臣反恐憂勞成疾

上聞晉州氏弒父瞿然曰此予否德所致也向者許稠每

以歲上下之分勸戒我聞而嘉之今果然矣 並國朝寶鑑

上將討滿住也衆皆以爲當討許稠獨曰此輩倔強一與

之讎世世報復不可輕擧後因邊將之策 上欲招撫

忽剌野人稠曰獷俗喜人怒獸谿壑無厭不可招撫皆

不允

以許稠復判吏部稠累典銓事鑑裁公明関節屛跡孝順忠賢之後率先甄錄或謂烏有孝順若是之多耶公曰閒雖有假不已勵俗乎　上嘗引問群臣賢否一時聞人多其所舉並紀年通攷

公守法剛正人不敢干以私每遇父母忌必服毋夫人手縫幼年所衣碧色小團領流涕以致齋公先周以判漢城府事致仕公每政府合坐鷄鳴而必詣之必屛騶從于洞口下車步入判府亦知公必至每夜正衣冠張燈設坐倚床以待公之至至必設小酌公徐問曰今日府中有某事何以處之判府曰以某之意理當如此公喜

而退曰人樂有賢父兄此之謂也青坡劇談

公之兄周仕官至判書有家法祀事一從朱文公禮子矛有過必告廟罰之嘗病不能躬行祀事使文敬攝之少變改舊例判書聞之曰支子於宗家擅變舊例是無宗子也怒而不見且使閽者拒之文敬惶懼曉往其門坐到日晏不得通夕又往又到夜深如是者累日方許接見家法之嚴盖如此筆苑雜記

世宗朝申商爲禮曹判書許稠爲吏曹判書申日中而往日側而還許侵晨而往日沒乃還一日許先坐曹閭申到南宮未衆還出許令人往告曰何晩仕早罷申大笑

曰大人早仕有何加益之事余雖晚仕有何加損之事不如各弄掌而已中陷機善決許勤苦刻行所性不同也

許文敬公操心清厲治家嚴而有法敎子孫皆用小學之禮毫忽細行皆自謹人言許公平生不知陰陽之事公笑曰詡訥從何而生時有欲革州邑娼妓之議 命問於政府大臣皆言革之可當惟未及於公入啓意其極論公聞之乃笑曰誰爲此策男女人之大欲而不可禁者也州邑娼妓皆公家之物取之無妨若嚴此禁則年少奉使朝士皆以非義奪取私家之女英雄俊傑多陷

於羣臣意以為不宜革也竟從公議

許文敬公稠簡嚴方正公廉清勤勤慕聖賢鷄鳴盥櫛冠

帶正坐終日不見惰容唯矻矻常以國事為念言不及

私論議國政自信獨守不與人軒輊時稱賢宰相家法

亦嚴子弟有過必告祠堂罰之奴婢有罪按律治之

公自幼銷瘦如削肩輩偃僂嘗判禮書定上下服色儀制

截然有分市井輕薄者深疾之號曰瘦鷹宰相蓋鷹肥

則颺去瘦則思搏翁也

麗季倭寇充斥以其沿海四面無置鎮防守處也自太

祖開國以後於海邊要害之處皆置萬戶營以水軍處

置使領之由是倭變稍息其後倭亦作梗　世宗命三軍征對馬島雖不得大捷而倭亦畏威不敢肆有倭數戶欲居三浦　世宗嘉其慕義而許之許稠泣諫曰倭奴乍臣乍叛其心難測豈可使鱗介之胡閒我衣裳之人後日生齒漸繁當為國之巨害臨卒亦再三陳啓請及未盛而刷還之當其時人皆以稠言為尋常而不甚駭至今三浦有蔓延難圖之弊然後服其先見之明也

並慵齋叢話

許文敬稠官大宗伯時為其外孫女擇婿當坐四學試諸生於南學得廣陵李克培而妻之文敬居第在南部傳

之廣陵其行廊蓋以草至廣陵不復改葺二公清德可
敬也其第令爲柳相公塽宅云月汀漫録
許丞相稠對案兀坐夜半偷兒入其室盡輸家貲丞相不
寐賓然若泥塑人盜去良久家人始覺追之無及頗恨
爲相公曰賊之有甚於此者來戰於心何暇警止外賊
乎先輩克己之功如此學者所當法靜菴集
許文敬公稠求得陳友諒子陳理家廟神主式假作尺本
又於議郎姜天霆家得紙本周尺乃其父判三司使姜
石第有元院使金剛所莊象牙尺所傳也面書云神主
尺定式以今官尺去二寸五分用七寸五分卽與家禮

附註潘時擧所云周尺當今省七寸五分弱之語同二分相較不差尺於是始定尺制凡士大夫家廟神主輿天文漏器道路里數射場步法據此以爲定式後司譯判事趙忠佐赴京貿得新造神主來度以此較之寸分相合今我國所用周尺與中國同無疑矣華苑雜記

許詡者故相稠之子事雖不係於丙子其抗節抱寃大畧相符故南孝溫六臣傳與爲七臣世家忠孝表父事母色養世宗朝二十餘年謹身守口仕文宗官稱其職文廟昇遐顧命大臣皇甫仁金宗瑞爲首相輔幼主詡爲右參贊光廟以首陽大君赴京詡請曰方今

梓宮在殯少主當國大臣未附百姓孤疑公子為國宗
臣去國將何之 光廟不從而心偉其說癸酉 光廟
密與韓曄韓明澮之謀靖亂誅金宗瑞于其第領議政
皇甫仁吏曹判書趙克寬等皆死詡以前請停赴京之
諾得免召入行酒樂作宰相鄭麟趾韓確等拊掌喧笑
詡愀然不樂亦不肉食 光廟問曰何故托以祖父忌
光廟知其意而不問之已而梟宗瑞仁等首于市誅
其子孫詡曰此人胡大罪至於梟首孥戮乎且詡與宗
瑞交道未孚其心未可知若仁也詡平生審知其人萬
無謀逆之理 光廟曰汝不食肉意固在此對曰然朝

廷元老同日盡死翊生且足矣又從而食肉乎卽流矛
先廟怒甚然猶愛其才德不欲置之死李季甸力讚
謫外而竟縊殺之自此人等之死朝廷盡變矣初翊之
拜承宣也人皆來賀稠獨有憂色人問之稠曰天道滿
招損稠無可德於世而位極人臣子又承宣許氏之禍
無日矣翊死而許氏弟姪皆禁錮其言果驗日月錄

趙末生 文剛公

字平仲號華山一號杜谷楊州人洪武庚戌生

太宗元年辛巳登恩科丁亥重試歷兵曹判書集

賢殿大提學官至領中樞院事 世宗丁卯卒年

七十八

太宗十一年 御經筵講孟子至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

為容悅者也曰臣之事君禮也其曰事君則為容悅也

何也趙末生對曰臣之於君陳善閉邪匡救其失職也

一以事君為心見君之失而不言則是阿徇以為容逢

迎以為悅者也 上曰然

禮曹上元會樂章次第以夢金尺受寶籙爲首　上謂承政院曰夢金尺受寶籙是夢與圖讖之說耳豈可爲樂章之首右副代言趙末生曰麒麟之生異於犬羊神人之生異於常人故姜嫄之生者曰履帝武敏歆義契之生者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受寶籙夢金尺實　太祖受命之符也以爲樂章之首未爲不可並國朝寶鑑

黃海觀察使報節制使李思儉等候賊于海州延平串爲賊所圍賊語之曰我非爲朝鮮來向中國仍絶粮至此若給之當退思儉乃遺米五斛酒十瓶又遺米四十斛乃觧去　兩上召柳廷顯朴訔趙末生李明德許稠等

議乘虛殄殲對馬島邀賊還之策皆曰不可乘虛當待
賊還而攻之朴生獨曰可乘虛攻之　上王曰若不掃
除每被侵擾何異漢主之見辱匈奴乎不如乘虛伐之
佔畢齋
彛尊錄

對馬島倭犯邊　上王遣三軍都體察使李從茂將三軍
往征又命　兵曹判書趙末生致書諭都都熊尾曰本
朝奉宣旨若曰古昔帝王奉若天道敎民稼穡樹藝五
穀以養其形因其固有之義理而開導之以教其心若
有强梗不率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者小則刑戮大則
征伐克舜三王君人之道如是而已對馬爲島隷於慶

尚之雞林本是我國之地載在文籍昭然可考第以其
地甚小又在海中但於往來民不居焉於是倭奴之黠
於其國而無所歸者咸來投集以為窟穴或時竊發刼
掠平民孤寡人妻子焚蕩人室廬竊凶援惡積有年紀
惟我　太祖康獻大王以至仁神武應天革命凡有血
氣者莫不慴伏于斯時也命一偏將殄殲對馬之小醜
有如泰山之壓鳥卵賁育之搏嬰兒哉　太祖乃敷文
德載戢威武示以恩信予紹大統克承先志益申撫恤
雖或間有草竊不恭之事尚念都都熊瓦之父宗貞茂
慕義輸誠犯而不較每接信使館焉以留仍命禮曹厚

加慰勞又念生理之艱許通商船慶尚道之米粟運于馬島者歲齎數萬餘石予之用心蓋亦勤矣不意忘恩背義自作禍胎妄命邊將領兵船進圍其島以待降附令其島人尚且執迷不悟予甚憫焉島中之人計不下數千思其生理良用惻然島中之地類皆石山未有肥衍之土稼穡樹藝無所施功但欲乘隙竊發盜人財穀耳蓋其罪惡貫盈然則天地神祇黙降殃禍明則良馬大船水陸之備甚嚴焉往而不遭誅戮之患哉只有捕魚買賣乃爲生理所資而今已背恩負義是自絶之矣非予先有絶之之心也失此生業不免飢餓坐待死亡

而已若能幡然悔悟卷土来降則其都都熊瓦錫之好
爵須以厚祿其代官等亦當優恤其餘群小並齒吾民
一視同仁俾知盜賊之可恥義理之可悅若猶懷草竊
之計仍留于島則當大備兵船厚載粮餉環島而攻之
歷時既久必將自斃若又精選勇士十萬餘人面面入
攻則巢中之物進退無據靡有孑遺而陸為烏鳶之食
水充魚鼈之腹也無疑矣古人有言曰禍福無不自己
求之者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對馬一島之人亦
皆有降衷秉彝之性矣豈無知時識勢通曉義理者哉
兵曹其移文對馬島諭予至懷開其自新之路俾免滅

亾之禍以副予仁愛生民之意令錄宣旨遣人諭意惟

足下息之 國朝寶鑑

韓尚德

字　尚敬之第高麗辛禑十一年乙丑登第入

我　朝歷知司諫院事代言官至漢城府尹

太宗九年　上御廣延樓知司諫院事韓尚德進曰舜為

聖人皐陶以無若丹朱為戒唐太宗亦英明之主魏徵

以無若隋煬帝戒之今臣亦以無若辛禑為戒　殿下

久不聽政臣意謂未寧也　上曰予當此節每發眼疾

今年亦然尚德曰事大以誠御寇以威號為太平然須

常自敬畏明四目達四聰進賢退不肖安不忘危治不

忘亂則今日之治三王可及　上欣然曰三王安可及

戒尚德曰 殿下正心誠意與天地合其德毋曰予不敏焉則能及古之聖矣尚德出 上曰韓尚敬言甚切至其第亦然自予卽位以來諫官進戒未有如尚德也他日視事尚德又進曰今當炎夏氣失其調天久不雨淒風如秋臣未知君德之失歟時政之爽歟 上曰政事闕失諫官宜自知之尚德曰命令之出政府承行臣等雖或有聞事已施行前日請爲諫官于政府以此也 上問故事如何黃喜曰國初李文和尹思修皆以諫官兼經歷 上曰此非美法經歷雖重任宰相屬吏君上之動靜政令之得失皆得規正者諫官也以諫官兼經

歷非所以尊朝廷重諫官也尚德又曰近者臺諫俱以言事罷黜非惟罷止其身鞫問相與論議之人是以士林相戒不過諫官之門又曰 殿下言動之間政教之施無可規者然不曰政已治民已安每當清燕請自警省曰所存之念何者獲戾于天所行之政何事見咈於民非惟畏其已然亦常慮其將然則禍患可消古昔聖賢莫不如此 上曰昌言也尚德猶不退 上曰復有所言乎尚德曰去歲凶歉人不聊生柳廷顯在忠清道厚斂督責重困百姓臣等既已劾問適經赦宥未得請罪臣聞傳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自今觀之盜

國財似重歛民財似輕古人垂戒其旨深矣 上曰代言在予左右尚且不言予何從知之卽命都堂嚴賞以聞

十一年 上謂議政府六曹曰今國家無事予當涖廛每日視朝欲與卿等克勤無怠韓尚德對曰勤政帝王之美德宴安古人之所戒雖無事每日視朝誠美法也

上謂代言等曰大學衍義爲書德刑先後之分田里休戚之實尤其要者也乃命右副代言韓尚德大書殿壁使群臣觀之

十三年 上謂代言韓尚德曰刑房之任至重卿其愼之

對曰 殿下代天理物賞罰宜無一毫差謬臣亦夙夜
敬謹猶恐一夫無辜獲罪以累 殿下好生之德 上
曰予若誤斷卿其直言無諱
世宗七年 上曰徃昔太平之時尚有撓裾切諫者今雖
少康不及古必矣未有敢言面爭者何今人之不如古
也 上又曰漢宣帝內則吏民安外則匈奴稱藩後之
議者以為基禍之主宋安石為相自以為輔國安民神
宗亦勵精圖治而未免後世之譏可不懼乎韓尚德曰
殿下今日之言實 宗社生民之福也 並遺事

李孟畇 文惠公

字 韓山人牧隱穡長孫洪武辛亥生高麗辛禑十一年乙丑登第入我 朝官吏曹判書右賛成集賢殿大提學

李公孟畇學問精深筆跡高妙有韓山稼牧風位至貳公晩節以非罪蹉跌且無後甞有詩云自従入道起於寅父子相傳到此身我罪伊何天不弔未爲人父鬂絲新有轗軻不盡之意人皆曰伯道無兒天道未可知於文惠亦然 筆苑雜記

李公孟畇承籍世業有文名尤長於詩甞作悲松都詩云

五百年來王氣終揉雞搏鴨竟何功英雄已逝山河在
人物南遷市井空上苑鶯花微雨後諸陵草樹夕陽中
戒來此日偏多感往事悠悠水自東夫人妬悍搆家患
公因此得病竟流寓而卒弟孟畛官至判中樞其子謀
亂伏誅慵齋叢話

李從茂

字　人　太宗朝忝　功臣封長川君

世宗朝以都體察使討對馬島有功官至贊成

永樂己亥五月倭寇庇仁又圍節制使李思儉于海州延平串　上王及　上召柳廷顯朴訔趙末生李明德許稠等議乘虛殄對馬島以邀賊還皆曰不可末生獨曰可　上王曰若不掃除無侵被擄後日之患庸有極乎即命公爲三軍都體察使將下三道兵船二百艘以領議政柳廷顯爲三道都統使　二上幸漢江亭止餞之賜鞍馬弓矢衣笠及靴公率九節度二百二十七艘卒

一萬七千二百八十五賫六十五日粮到對馬島棄賊
船大小百二十九擇可用二十艘餘皆焚之又焚賊戶
千九百三十九斬首百十四擒二十一口擄中國男婦
百三十一迁顯遣從事趙義昫自馬島來告捷三品以
上詣壽康宮賀公任船至知浦復火其戶六十八焚船
十五斬賊九級獲漢人十五本國人八至尼老郡令三
軍分道下陸欲與一戰左軍朴實敗績收兵還上船右
軍李順蒙金孝順等力戰拒之賊乃退我師戰死及墜
崖死者百數十人中軍竟不下陸都都熊瓦奉書乞退
師公引舟師還泊巨濟以公爲貢成順蒙等皆陞職（潜谷舊錄）

崔潤德 貞烈公

字　歙谷人莊公雲海之子登武科　世宗朝

討李滿住有功官至領中樞府事配享　世宗廟

庭

公生而母卒父雲海鎮邊不能擧托養于同隣楊水尺家稍長膂力過人挽強射堅時隨水尺出獵所獲實多一日牧山中有大虫暫出林莽中畜奔散公騎驛馬一箭斃之來報水尺往見乃大虎也水尺異之家君出鎮合浦水尺以公往謁譽公不已家君曰當試之及與較獵公左右馳射發無不中觀者嘖嘖稱美家君笑曰兒手

雖斂尚未識軌範兒令所為乃小虞技耳不可謂之長技乃教射御之方遂為名將（筆苑雜記）

永樂己亥倭寇庇仁遣李従茂崔潤德等率舟師討之斬獲甚衆捷至 上王下書勞之（紀年通攷）

自閭延之變 上留意邉事屢聚武士觀射後苑將討野人命群臣議可將三軍皆曰潤德將中軍於是以潤德為平安道都節制使 上引見賜鞍馬弓矢（日月錄）

公以二相兼平安道都節制使安州牧使公務之暇治廳後隙地種瓜手自鋤之有訟者不知是公乃問曰相公今在何所公紿曰在某所入而改服聽決焉有一村婦

泣而曰虎殺妾夫公曰吾為汝報仇跡虎手射之剖其腹取其骨肉支節褁以衣服備棺埋之其婦感泣不已一州之人至今慕之如父母 青坡劇談

婆豬江野人李滿住等犯邊掠殺軍民 上遣崔潤德往征之 國朝寶鑑

崔潤德會諸將令曰有違主將條令者當以軍法從事無忽其條令臨戰麾而不應者聞鼓不進者不進救將帥者漏洩軍情者發妖言感衆者告大將斬失其牌而從他牌者亡章者喧譁者罰五中失三人者罰不久牌頭者入賊里令前収拾財寳者斬入賊里老弱男女勿彎

雖壯者降則勿殺行軍險阻忽遇賊人止而擊之角報其軍諸軍角報主將退北者斬勿殺鷄犬牛馬勿焚家舍大抵攻伐之法以義誅不義攻其心而萬全義也若有侵殺老幼要殺唐人欲釣軍功者犯干條令者並依軍法施行越江時須要伍十次芽上船無得輒爭違者論罪

崔潤德遣崔致雲啓曰今承内傳伏審征討婆猪江野人發軍三千臣竊惟虜地險阻毋於所經要害須留兵守險臣心竊計一道自滿浦一道自碧潼共向兀剌等處一道自甘洞向馬遷水柵等處東西齊擧臣則欲自小

甫里向吐納奴林哈刺居處須用萬兵乃可　上引見曰初與群臣議軍數或言七八百或言一千紛紜甲乙終定三千予以謂少也朴好問亦言當不可萬令觀上書果然召政府六曹及三軍都鎮撫議之或曰應加五百或曰加一千或曰不必加議論不一致雲啓曰潤德言初來時只欲攻吐納奴哈刺等若得精兵一千足以辦事令更思之自馬還至兀刺等處野人散居山谷雖大相聞若擊三部落則必相救援成敗難知古人有動大衆而為小寇所敗況大軍固難再舉每一二落各遣一軍則彼將自救不暇不能援他人矣故非萬兵不可

上曰然致雲曰潤德言黃海之兵遠赴則疲弊不可用平安之兵幾至三萬不必黃海之兵 上曰然問曰潤德欲於何時擧兵致雲曰潤德計端午時賊俗相聚爲戲草亦長但慮雨水待二十四五日欲擧事仍啓曰潤德言征討之日宜寫彼人罪名張榜而還 上命安崇善與判承文院事金聽草榜文以送兵曹啓自募赴征人如能立功者閑良則賞職鄕吏驛子則免役官奴則免賤以賞功

潤德自所灘下時番洞口過江住師江邊有四獐自投營中營軍獲之潤德曰獐野獸也今自來見獲實野人殲

滅之兆也至魚虛江邊留兵六百設柵十九日昧爽攻
林哈剌察里乃任營叱納奴塞里皆遁去見江邊虜十
餘輩出射德閏令通事馬邊者吁語之曰我等行兵行
兵只爲忽剌溫非爲爾也毋恐虜皆下馬叩頭遣兵命
義奉箋賀又遣朴好問啓曰宣德八年欽奉符教將討
婆豬江賊送至左符叅驗發兵欽此即發馬步兵一萬
黃海道軍五千四月初十日會江界府分屬諸將七道
俱進本月十九日諸將潛師勦捕擒男婦二百三十六
名斬獲一百七十名得牛馬一百七十餘頭我軍戰死
者四人中箭者五人　上賜明義好問衣各二領遣宣

慰使朴信生至軍賜酒勞諸將　宣旨曰今月之事實

賴天地　祖宗之靈以至於此非予所敢當也還師之

日宜有報復其生擒人除老幼外丁壯悉斬之沿江等

處益謹守禦

崔潤德等班師　命知中事近慰以捷音布告中外賜諸

將職賞有差設宴榮之　上謂代言金宗瑞曰卿記去

年之言乎與卿嘗言潤德可為首相然其任至重不可

賞戰功也今潤德雖有戰功若無才德斷不可受也予

先後取舍如此卿具陳此意於大臣竝議以啓大臣皆

曰潤德公廉正直勤謹奉公雖為首相無愧也　上曰

予意如此而大臣之意亦如此其代權軫之職以潤德爲右議政　上御勤政殿宣慰潤德等及將吏分賜尚衣院靴令服以赴宴　上親執爵賜潤德等又　命世子行酒仍　命潤德勿起受酒　命軍官相對起舞潤德亦酒酣起舞

上謂羣臣曰攻戰之後守禦不可不嚴閭延防禦解氷後雖云不緊然野人心懷報讎詐出不測不可不慮欲以右議政爲都按撫察理使築城設柵以固疆圉何如盧閑安純許稠曰平安人民受弊多端今當農月別無措置至秋而遣亦未晩也　秋七月　上御慶會樓餞都按

撫察理使崔潤德及諸軍官等又 命知中事安崇善餞于洪濟院

崔潤德遣朴好問啓曰野人到江界言前日送還被虜人滿住喜甚我輩家屬若生好乞相見於江邊云令沿邊防禦軍馬疲極且欽差奉勑而來停虜中一二人或入送或送江邊相見以遂彼歸順之心 上令好問還諭潤德曰令野人乞還妻孥且使臣出來沿邊防禦南道兵限氷合之後以慈山以南兵代之並事難遙度臨機措置

賜崔潤德書甚苦暴露卿奉國忠勤宣勞中外以廟堂重

臣出鎮藩垣威敵鎮邊以紓予憂深用嘉之屬當嚴冱之時值興居之節今遣内官歲自治錫宴以勞仍賜衣一襲至可領也（並日月錄）

宋希美守慶源坐軍法賜死其死也路經青坡崔政丞潤德與宋有舊備酒果相屬而訣曰毋傷公法當死況人生會有一死吾亦朝夕當從公耳（青坡劇談）

盧閈 恭肅公

字有隣交河人洪武丙辰生十六補從仕郎 太宗
甲申爲吏曹典書己丑坐妻弟無咎等罪落職居楊
州十四年召還 世宗朝復漢城府尹陞右贊成乙
卯拜右議政癸亥卒年六十八

永樂癸未兼判閤門事 上慮監司守令或有不法遣公
廉問下三道府海濱造戰艦久役未罷復 命召對極
諫役卒疾苦之狀 上變色曰孰與秦皇隋煬之暴乎
公免冠頓首曰臣受 命歷三道沿邊之困無大於此

故昧危以陳且秦皇隋煬刳舟則有矣豈有罹困之虞
而遣使問民者乎 上笑曰卿直無謝
壬子拜右贊成時欽差內官昌盛尹鳳等連歲去來徵索
無厭少有不副輒加侮辱 上命公館伴公和顏正色
言出有章動合情理雖昌盛狂戾不得妄肆大夫人王
氏年已八十有疾公力請辭職就養 上曰儐接王人
非卿不可 命晝則仕賓館夜許歸家侍母
乙卯拜右議政兼判兵曹事夫人閔氏入謝 上曰非予
私是乃 太宗遺敎也
公身長九尺狀貌魁梧不苟言笑自少經濟自任不親家

事及其爲相務存大體不事苛政未嘗有違世矯俗之行廉風峻節土芥金玉出於天禀嘗謂人曰人生仕已出處皆天也仕出何欣已處何戚當頒受無慕 並潛谷舊錄

公以前議政每歲時則來賀立於閤門之下身長九尺手顏秀頼霜髥竦奕風彩凝重望之如泰山喬嶽即之如薰風潤雨蓋公立朝謇謇謀謨建議不爲群語所動至於開誠布道善與人同知無不言獻可替否納君德於無過措國勢於太平則庶幾以古之賢輔者而自期當是時人知公之爲一代名相而不知公之有至德孝義至於如此 金守溫撰盧思慎孝思亭詩卷後序

申槩 文僖公

字子格號寅齋春川人洪武甲寅生高麗恭讓王

庚午司馬兩場 太宗二年癸酉登第並授翰林

歷獻納吏曹正郎舍人甲午陞嘉善拜忠清道觀

察使 世宗歷黃海慶尙全羅三道觀察使藝文

館大提學贊成事己未拜相至左議政賜几杖丙

寅卒年七十三配享 世宗廟庭

公自幼嶷然如成人早鞠於外姑元氏公年甫三歲窓壁

有畫墁元氏聚群兒詰之羣兒爭辨公獨言不指身長

長不言者果尺許元氏異之曰興吾門者必此寧馨也

公在諫院見事風生知無不言請行各品署謝之法物論
多之時政府署事權在大臣公上疏極諫不可離其劃
功 太宗親讀疏顧左右曰豎儒不識事體妄言大臣
擅權公論下不亞大臣皆股慄未幾罷議政府署事
甲午元日 太宗宴 恭靖王于內殿賜大臣宴于政府
內宴已畢 太宗送恭靖王于闕門外政府方宴動樂
報徹 御所勸不敬大臣啓曰臣等蒙君之賜極歡爲
榮諫官論以不敬惶恐待罪言頗侵公憲府亦以爲不
可 上雖直公重違大臣遂遞公職公以剛直屢忤大
臣時論韙之 上常曰槩有諫臣風

婆豬江野人李滿住搆邊釁朝廷方議處置公上疏請伐備陳籌策　上深嘉納之並徐四佳居正撰行狀

申槩上言曰凡為討罪得其渠魁庶無後患傳曰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往年北征將帥惟以多級為功其所殺掠率多老幼非惟遺厥渠魁亦且不及壯勇故其小醜至今為梗今又不得其魁則其怨益深其謀益急私集散亡臥薪嘗膽勢將復振或投深處野人哀鳴交結引誘鄉導其為邊患殆甚於北胡之勢無滿住一人則一境晏然矣旣得其魁則勢似破竹或降之或殘之一朝事也其他吒納奴革螻蟻耳誘之則可以歸服討之則

易致殲滅不足患也伏望明勅將帥以得賊魁者為上功其他或平人老幼者不以為功期於必得賊魁與子孫弟侄如其一擧不得則必當登時累擧窮追擒殺滅其種落然後已以張國威以寧止胡且將士奮功專在賞罰擒殺賊魁者賞罰陞五等得子弟者四等得壯勇者三等得平人者驗人數差等陞擢子孫漢公私賤口有殊功者免役賞職輒與其財産如臨戰應賊進退坐作一乖所令則當於軍前戮之無赦以此再諭主將明立賞罰宣令軍士使之人百其勇爭奮竭力而赴闘亦得魁之一助也

上見李蕆書　命都承旨辛引孫左承旨金墩就賓廳事
中際募密議際上十二條　上曰可遂命草事目諭李
蕆曰此胡之事專委於卿當擇道內精兵或百數或千
數搜其賊穴或踈或數無時遣兵渡江而入或獵山野
如將致討彼必廢農備禦之不暇彼集其兵我便罷兵
如此之久彼必懈怠我潛襲庶可得之矣予欲於草木
未衰使於飼馬之時始發兵以行鄉意謂何深入致討
蹂在田之禾燒登場之穀毀其廬舍俘獲牛馬則我雖
不見一虜而還其亦可矣彼知我騎之相繼橫行窟穴
近地則必畏惧不自安矣奚暇侵我守卿以此條件及

覆思之詳悉密啓 並朝野記聞

世宗在位三十年勵政圖治制禮作樂修文偃武朝廷大治公在政府 上方銳意貢法築城募民之事機務甚衆屢召公內殿論事公應對詳敏議論精切 上皆倚任眷注日隆舊制三公押班開坐贊成以下不與至是始 命贊成三公有故代行又遣承旨就第論事蓋寵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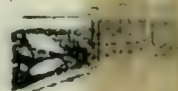
公天姿明敏學問精詳端方有守清介無華自筮仕備歷中外居官蒞事施無不可在臺諫封章抗疏有古爭臣風位長六卿政務寬簡持大體入政府孜孜以國事為

心朝度暮息獻可替否有大建白言聽計行責餙太平

公之爲相可無愧於古人者矣

公居家廉潔閑節不行平生未嘗佞佛喪祭一遵家禮待親戚故舊出至誠僕隷有過不加鞭笞雖出子弟未嘗見其疾言遽色嘗書言忠信行篤敬小心翼翼對越上帝十四字示三子而敎之曰爾輩且當服膺力失余非曰能之但士君子之心當以此爲的耳

公爲文髙古簡潔不喜詞賦自立朝以來疏章奏議前後數百無黙綴皆切時務但爲功名政事所掩人不暇譽

矣並行狀

河演 文孝公

字淵亮號敬齋晉州人洪武丙辰生 太祖五年
丙子登第官至領議政 端宗癸酉卒年七十八
配享 文宗廟庭

知安岳郡事勤於勸督築迎春亭占月亭大樹亭魚躍亭
筆峰亭每循行田野自製農謳數闋以勸之輿地勝覽
丁酉擢拜同副代言 太宗執公手曰卿知所以在此乎
公對以未知 太宗曰曩卿在臺獨奏克揚憲職予於
此時乃知卿也 世宗受內禪拜知申事公小心謹慎
周旋其間 兩上際遇交隆賞賜稠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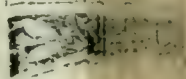
癸卯拜大司憲彈聲士夫人貪溺者惡浮屠與同僚上疏曰瞿曇棄君父離爵位歷代酷信廣立精舍施土田納臧獲中外分屬田一萬一千一百餘結同胞赤子未免餓殍遊手緇流又何給田以優其養乎 上是其議京外只留三十六寺餘罷之

公事父母甚孝二親年俱八十凡所以悅親心者靡所不至作俱慶堂歲時佳節必奉觴稱壽搢紳榮之至爲歌咏其事親沒居喪盡禮出入必告祠堂具慶堂蓋以茅茨歲如修葺改額永慕子侄請易之以瓦公歎曰先人舊居豈可改也亦足以使吾後世法先人之儉也 並潛谷舊

公誕居常着烏紗帽去軟角焚香端坐終日唫哦為詩奇僻近古筆法遒勁得體嘗言火時在春坊作詩手寫之河浩亭歎曰河文學作而河文學寫亦一人間寶玩也

公勤學好問慈惠愛親早年出入圍隱之門恬簡剛明風儀端雅一以古人自期扶正道興斯文為己任平居雞鳴盥櫛正衣冠向闈而坐手不釋卷左右圖書淡如也

文孝公行篤至至為首相雖庶務叢萃隆寒暑而必拜家廟出入必告希孟時或在門石令同拜曰亦汝祖先也

並晉陽聯稿

權弘 文順公

字

判漢城府事權弘上言箕子之賢天下萬世所共欽慕吾夫子嘗言殷有三仁焉我東方禮樂文物侔擬中華者以箕子受封於此而施八條之教也其有功於東方甚大 太祖開國首載祀典所以尊崇先聖者至矣然而墓無碑記無以顯揚功德乞令文臣撰碑樹之墓下以詔後世 上乃命叅贊卞季良撰碑樹于祠下 國朝寶鑑

權文順公弘早以文翰著名尤工於篆隸位至極品嘗卜宅南山陲鑿渡池種蓮幅巾藜杖逍遙自適灑然若神

仙其書 獻陵碑篆成均館碑甚好崔上言請立箕子

祠碑言頗得體 筆苑雜記

尹祥

字實夫醴泉人洪武癸丑生初名哲壬申進士改
名祥 太祖五年丙子登第授善山尚州牧授知
金山大丘郡事後為大司成官至藝文提學 文
宗初致仕還鄉 世祖乙亥卒年八十三

公生有美質聡悟迥出及管鄉役雖在劇務不輟吾伊退
食往還必取松明藏諸官廨密處以為夜讀之資大東韻玉
特授大司成以儒生遊山被劾坐待儒生無異平昔 元
孫八學特 命為博士士林榮之
公為胄監之長諸生爭先摳衣絲分縷析耳提面授終日

矻矻不知倦一時達官聞人皆公弟子也國朝以來爲
師範之最並潛谷舊錄
文宗初致仕還鄕令所居官月致食物退老宰相致食物
自此始並潛谷舊錄
公經學精甚誨人不倦凡居國學十六年累遷至藝文提
學年七十八退老于鄕學者雲集佔畢齋彛尊錄
公居田野教授子弟慶府啓曰前提學尹祥氣力尚健聰
明不減復致國學教授儒生下政府議其議潛谷舊錄
公資稟純篤學問該通其於義理之精微多有所自得故
能奮興於鄕曲而羽儀於朝著處胄監前後二十餘年

提撕誘掖至老不倦師道尊嚴陽村以後一人而已

公為文章平易簡當乍見若質俚而細玩之卓有趣味皆自六經中流溢而成同時擁臯比如金樞府末金司成泮金文長鉤經術則可謂流亞而文章則不能與之爭衡焉真所謂兼人之德之才者也 並金文簡宗直撫文集序

朴安信 貞肅公

字 尚州人後改名安臣 太祖二年癸酉生

貞壯元 定宗元年己卯登第官至藝文大提學

公器度寬偉嘗爲持平與大司憲孟思誠鞫平壤君趙大臨不啓而拷訊 太宗大怒載二人于車將戮之於市大憲面有黑色蒼黃罔措公言無惧色擧名而呼曰汝是上官我是下官今作死囚豈有尊卑我嘗謂汝有志操何恇怯如是汝不聞車轂之轔轔乎謂羅卒曰取瓦片來作詩以磁尖畫而書之曰爾職不供甘受死恐君留殺諫臣名瞋目語獄吏曰以是上聞否則我爲厲鬼

甭厲無雎類矣 太宗聞而震怒河崙成石璘權近等
力救得免杖流遠方
奉使日本還寓海賊賊抽刃攔入船上搜掠行具人皆搖
手不得公踞胡床不動從容指揮賊畏不敢近一行賴
以安全並潛谷舊錄
公子以昌少倜儻不務學父母戒之不從命科期已迫不
得已入場爲壯元由是勵志意登第爲翰林初入者謂
之新來侵困萬端公不勝憤怒自升其座時人謂之自
許免新 文宗朝以聖節使赴京還到新安館宿夜半
拔所佩刀刺項及腹義苑書狀官李翊聞之即往見公

謂翊曰老臣本無汚名庶幾盡忠當初糧米欲只將底數通事輩咸曰今適霪霖入八站遇水災滯於中路粮盡則必餓死請加齎吾果然之遂賫四十斗而往將欲啓達既犯邦憲將何面目以見　聖上亦何顏更見同列大臣乎反覆思之不若自盡之爲愈也又云到義州此詐已定然護送唐人頗多不可使聞於彼人到此至於如此耳　上傳于政院曰以昌必應犯法以至自刎予心惻然萬里辛勤之人予初不欲遣人拿來衆議强請勉從之到今追悔不已其致奠賜豆米棺槨使臣赴京時西路多給乾粮至有致富者公嘗於奏事之際極

陳其弊遂多倫而行事覺將推故遂自決云潛谷舊錄

尹淮 文度公

字淸卿茂松人洪武庚申生 太祖二十癸酉司馬 太宗元年辛巳登第歷吏曹佐郞藝文應教承政院代言 世宗朝陞集賢殿提學 世子右賓客典文衡丙辰卒年五十七

公生而穎異始習語桐軒先以文字教之年甫十歲遍誦通鑑綱目稍長凡於書無所不讀聰明強記一經於目終不遺失

公少時有鄉里之行暮投逆旅主人不許宿坐於庭畔主人兒持大真珠出來落於庭中旁有白鵝即吞之俄而

主人索珠不得疑公竊取縛之朝將告官公不與卞正云彼鵝亦繫吾旁明朝珠從鵝後出主人慙謝曰昨何不言公曰昨日言之則主必剖鵝覓珠故忍辱而待

甲午國家以公私奴婢爭訟雜沓積年不決人多冤滯爲設辨正都監分房釐之公爲第十房聽理明允案無留牘人無隱情時有兄弟相訟其兄不勝訴憲府謂曰尹公素行正直見事明審必無枉其兄指天誓曰枉則尹死無枉則我當死俄而出未及門而暴死一府驚異之

太宗狩近郊 世宗迓于縣楊坪諸宰樞代言皆侍 太宗親賜公卮酒顧 世宗曰通古達今命世之才也

公性儉素常衣弊衣一日在政院醉睡同坐者毀汚公衣及醒戲曰君豈貪者也公曰天性也亦不以介意　太宗聞之笑曰質厚眞人也（並行狀）

公嘗侍宴　太宗前倚之曰卿予之柱石也（東閣雜記）

上命汰冗官所汰者甚衆朴訔議汰諫大夫一員已啓矣尹淮謂元肅曰冗官固當汰然可汰而未汰者尙多諫官豈冗官乎昔宋仁宗慶曆間銳意圖治增置諫官四員史筆書之以爲盛德且前朝官制諫官凡十四員今已七人已爲省矣又欲減其一無乃不可乎　上新卽位首省諫官後世以爲何如元肅以啓　上深以爲然

從之

上嘗問於尹淮曰吾欲使儒生分受諸史而讀之淮對以經學爲本不可專治史學　上曰吾於經筵問以左傳史記漢書所記古事或不能對博觀古事以備顧問不亦可乎遂命鄭麟趾等分讀諸史 並國朝寶鑑

公文章冠一時　世宗朝獨對經幄然性嗜酒過量一日在家沉醉大臥　世宗遣中使急召左右扶起上馬宿酲未醒人皆懼之及至　上前從容敷對略無醉色　上命草宣制揮翰如飛皆合　睿旨　上曰眞天才也時人語曰文星酒星聚精生一賢也

公及南集賢秀文皆能文章而性喜酒常飲過度　世宗惜其才　命飲酒無過三爵自後凡宴會二公必飲三大椀名雖三爵而實倍飲於他人　世宗聞而笑曰予之戒飲適所勸飲（並筆苑雜記）

十七年　上命尹淮權蹈偰循聚文臣四十餘人于集賢殿撰資治通鑑訓義　上親加讎正或至夜分謂淮曰近日看得此書頗覺讀書有益聰明日增眠睡頗減也

（國朝寶鑑）

公素患風痺強疾監修通鑑訓義　世宗銳意校定辨問相繼應答隨口不籍披考諸儒仰聽而已凡閱兩歲功

未訖而卒 行狀

南智 忠簡公

字 在之孫以門蔭仕 世宗朝不次超遷歷
持平掌令開城府留後慶尙道觀察使大司憲刑
書判書襲封宜城君己巳拜右議政壬申卒
公自爲小官有膽志爲司憲府持平時都承旨趙瑞老有
帷薄之誚無敢先發公曰吾能爲之一日早赴朝叅率
所由二十餘人先至待趙入令所由盡縛其丘史無一
人遺者卽於朝房鞠問云汝公某日從何處宿誰家其
丘史皆對以實又執其奸家嫗口鞫之不能隱其情
英廟朝方重奸法遂廢趙爲庶人

河文孝公演為慶尚監司聞南智新授都事憂之曰此年少闒閱子必不事事吾其奈何南初至謁入座公欲試之乃抄難判公事卷宗付之曰君試剖析來乃退使人察其所為方與客豪飲于帳中公歎曰果如吾所料明日南酒醒起披卷宗一過以爪甲畫標進于公曰某字失當改某字錯當辨公不覺驚服自是款待特異後河在相府而南及登相位河曰監司非急足羨為都事所賤 並護聞鎮錄

河政丞演按節嶺南時公佐幕其相得河偽為公所幸晉山妓書以寄於公曰妾比來有胎氣思喫酸物云而其

日遣封進黃梨河便謂公曰黃梨封餘甚多無乃有族
親可送處乎公曰某有從姑在河命禮吏唯亞使所用
復爲公寄妓書并梨以致妓公皆不知也行到晉山妓
謝公以惠梨享意公閱所寄書驗之皆僞然後知河所
弄也一日河坐矗石樓謂公曰吾州之山川形勢自以
爲甲於東方公曰形勝則然矣只有好事品官耳盖河
本晉人也後以右議政陞左議政公以判院事爲右議
政肅拜之後直造河宅延入及户顧謂公曰首領官老
監司萬一蹉一足不可說也云青坡劇談

公龜亭公長孫議郞公之長子生而神異不肯示人以能

讀書七行俱下過目不忘不屑科擧未嘗入科塲而自

少人皆以公輔期之蒙遇

其重　文宗大漸受　顧命輔幼主多所建白適移疾

家居而卒其功烈德業今雖未詳而名臣之多用捨之

當莫盛於　世文之際而當此時位百僚之上受六尺

之托則其爲人可知也事實

西河君任公子深嘗與申高靈崔寧城謁安平大君讌語

適右相南公智入刺諸人趣避大君留之佐酒時大君

方與右相議婚右相曰其有息女貌醜不堪爲貴家婦

請悶視大君曰求女親擇宮禁之事予敢僭耶相君安

有是言婦之姸醜吾無介意南曰請一老青衣就見吾
女恐有憸言大君不聽唯唯而飲酒酣起曰有一事請
耳陳爲遽見河陽瞽者金鶴老其人善卜言戒家休咎
盡驗云君之二女皆命叟難過一生者也恐以是以爲
累長女歸臨瀛大君今守寡此其季也安平笑曰相君
何信巫卜之言殊非大人排妖說之意南卽曰諾寒族
連姻王派誠爲多幸但薄命之女貌又不揚慮有後言
令蒙大君意確何敢辭避貧家謹辦粧奩以俟是年秋
安平之子友直娶右相女明年壬申右相將風疾痞不
祿事又明年安平被罪南以姻婭不逮者以其病也殆

天之為而金亦善卜我南以友直故闕贈典謏聞瑣錄

有文武官妻同里閈武官能制室人常加毆打文受制室人常被毆打隣里常稱武官為大丈夫文官為非丈夫南政丞智曰男子之被毆於婦人聞之則懦弱思之則非惡德男子之加手於婦人聞之則嚴斷思之則非義德太平閑話

姜公淑希孟訓子說曰丁卯登第詣南政丞智於私第議政教曰君毋怪經發此言也人心甚惡聞人之惡猶恐不揚聞人之善惟恐不嚴筮仕之初持身最難而世族之子為尤難寒門冷族很有豪植人皆曰彼有何恃而

敢為此歟三失此後人始疑之世族之子則人以為彼必恃此而横也彼必挾此而驕也人心已疑而一犯嫌疑則駟不及舌惡名流布安得家至暴白欲此世族之子尤難於立名也今君年少占科甲人之一可疑也連世相門之裔人之二可疑也派連戚里人之三可疑也君有三可疑之釁而少有不謹則隨其所失以為酗酒也以為耽淫也以為驕人也惡名一加孰肯保君之不為耶此反不及寒門子弟處也慎之吾聞命而退誦為終身之訣今當得意處未嘗不思此訓也

洪惟我 世宗大王是東方聖主也用人之規惟賢惟才

不問其類南智出自門蔭而以黑頭拜三公栗谷疏

許誠 恭簡公

字 稠兄周之子 太宗壬申登第官至吏曹

判書典文衡

經筵講通鑑至唐環卒其子丁憂帝命近臣往其第傳起

復之命近臣還奏曰某哀毁罔極臣不敢傳命也叅贊

官許誠曰近者起復之 命非一臣恐此命屢降則朝

士之短喪者多而下之視効者亦從風而靡矣 上曰

今後自非大臣能為有無者勿令起復 國朝寶鑑

公性執嘗為吏曹判書奉公守正關節不到嫉人干請有

請必反其意有一朝官例遷當補外寄請官南道乃授

平安道邊郡一文士請爲文官華職乃授外敎授興德寺僧一雲權詐多智欲住衙俗寺誑曰聞西道永明寺山水之勝欲住一住若住衙俗吾事去矣數日批下雲住衙俗雲大笑曰老賊巳墮吾術中（筆苑雜記）

許大提學誠每曰貪位慕祿老而彌銳爲人嗤笑曾不省悟可笑之甚也以吏曹判書丁憂終制而拜本職一日忽覽鏡愀然不樂仍投鏡曰吾不知吾老之至此也辭職不出年六十餘（靑坡劇談）

朴堧

字 永同人 太宗 年登第事 世宗 官至

中樞院事

公有孝行且精於鍾律 世宗製雅樂公實主之 輿地勝覽

世宗十五年朝祭始用雅樂初高麗睿宗時宋徽宗賜祭

樂鍾磬各一架琴瑟笙竽簫管等各二部紅賊之亂散

失殆盡有老伶人將鍾磬二架投池中得存 太祖高

皇帝 太宗文皇帝皆賜樂器然聲不中律祭樂八音

未備當祭磬用瓦磬鍾亦雜懸不具其數乙巳秋秬黍

生海州丙午春磬石産於南陽 上慨然有革古更

新之志乃 命朴堧造編磬取南海州秬黍積其分寸
依古說制黃鍾一管吹之其聲差高於中國黃鍾之音
因古前賢之議曰地有肥磽黍有大小聲音高下代各
不同陳暘亦云不如多截竹候氣之為正然我國地偏
東極與中土風氣頓殊難以候氣乃用海州秬黍粒形
似燦燃成差大積分成管以一粒為一分累十粒為寸
法以九寸為黃鍾之長三分損益以成十二律逾月製
新磬二架以進曰令造磬形様一依中國聲音則中國
之磬蕤賓其報反高於林鍾夷則同於南呂應鍾下於
無射當高者反下當下者反高恐非一代制作之器若

依此製決無諧協之異故謹依中國黃鍾之聲以製黃鍾之管曰以損益以成十二律管吹之以協律以此而定之 上命取新磬二架大明所賜磬一架簫管方響等器以新製律管協之 上曰中國之磬果不諧協今新磬浮正聲音清美制律較音出於意表予甚喜焉但庚則一枚其聲不諧何也堧即審視曰限墨未盡磨也即磨之墨盡而聲乃諧磬成之後命堧專掌之朝祭之樂始備矣 國朝寶鑑

世宗始制樂雅朴中樞賁成之每坐臥手於心胷之間為戛擊形嘯於口吻之中為律呂聲積十餘年乃成 世

宗深倚重之 華苑雜記

朴大提學堧遇知於 世宗遂加擢用爲慣習都提調專掌樂事 世宗嘗作石磬召提學校正提學曰某律高一分某律低一分更視之則高律有査滓泥 世宗命剔滓泥一分又於低律更付査泥一分提學啓曰令則律正矣人皆服其神妙 慵齋叢話

魚變甲

字子先本江陵人後為咸悅人洪武辛酉生 太宗八年戊子壯元及第初拜校書校理選入集賢殿歷吏曹佐郎藝文應校以直提學退歸于鄉屢召終不起

魚變甲將赴殿試大提學鄭以吾偶夢得詩云三級風雷魚變甲一春烟景馬希聲雖云對偶元相敵那及龍門上客名變甲果擢壯元

魚變甲自左正言出為忠州判官時公之父淵以前河陽監務罷散公上疏陳情請代己職 太宗許之陞淵二

階除本職 並東閣雜記

先時臺諫將李居易父子事上疏論駁舉司見罷公亦抗疏極論語甚剴切　太宗覽疏曰某以昨日把冊書生何能知國家事如此其詳也是國家大事明日與諸大臣議之汝姑退竟罷之十一年秋獻納有關銓書注擬以入　太宗不用其擬曰有魚某在可授之遂招拜司諫院右獻納知製教蓋庚寅之疏　太宗雖不聽用亦心記之也

十三年秋除尚州儒學教授官公勤於教誨諸生坌集十五年秋左議政朴公訔掌銓選啓曰凡為儒者率憚教

授之任亘某以壯元及第不憚就職勤於訓誨作成人才宜速褒奬矣待秩滿例遷乎 上是之乃授獻納 並行狀

公爲獻納同列將上疏論劾鷄林府尹尹向而事涉曖昧公不署名曰吾於其時適在尹公所詳知此事豈敢虛捏以陷人乎遂奮袂而起坐罷 東閣雜記

公欲辭職而歸而親聞之馳書固禁曰如此明時立揚顯親乃眞孝也况吾等無恙愼勿辭退以此反復敎戒故公未敢辭歸

世宗好學崇文初置集賢殿妙選文學之臣以充其職十

八年春以進朝散拜集賢殿應教兼藝文應教知製教

經筵檢討官二十年冬加奉列遷直集賢殿仍兼

世子右文學盖進入東宮僚屬也二十一年春改 世

子左文學兼春秋館記注官纂 太宗實錄也

二十二年春製闢佛疏與同僚共上 上覽疏曰辭甚當

理憂代言金赫啓曰藝文應校去官時拜三品古也如

臣輩經數年而加三品况如魚某者至六年之久而

未陞三品實為未宜 上可之遂拜集賢殿直提學 並行

狀

公與申檣甚友善相約曰吾等事君盡忠尚得名遂須歸

養老親及入集賢殿　上恩稠疊未忍遽離輦下常恨歸養之晚毋數曰事君日長事親日短及得腰下黌逕之危即呈辭頭就家鄉浴溫泉治病　上教政院曰此人終必用然既欲理病安能止之待病差速啓之公乃行至昌寧家作詩曰謝病歸來一室幽荒凉草樹舊池頭若余豈避功名者只爲慈親不遠遊公既辭歸父母俱存兄弟無故朝夕甘旨日以娛悅親心爲事朝議惜其行議授金海府使不起又以知司諫徵之竟不就以終後申積累官叅判謂公之子翰林孝瞻曰余與内翁密約歸養乃翁能決然而歸余則負約多慙東閣雜記

題本家壁上曰歸來捷息地環堵兩三間風雨苐兄話晨昏父母顏門聽潺澗水樓對四牕山只要君臣義休官諒不難此即公之志也行狀

權貧成蹊謂人曰我國辭爵祿者止二人許判漢城周與魚某也東閣雜記

鄭陟 恭戴公

字明之號磐菴晉州人洪武庚午生 太宗八年戊子司馬甲午登第 世祖朝出按湖西官至判漢城府修文殿大提學 成宗乙未卒年八十六

授校書正字兼承文博士 上特命篆進 太上王大妃大后寶及日本國通信圖書父病賜藥給馬而送之

前此 國恤所用梓宮臨時取辦公請豫造壽宮朝廷是之始建長生殿仍使公廣取黃腸木監造壽器大內之制始無憾矣 並潛谷雋錄

公性恬清介自守朝廷儀禮多所擬議 輿地勝覽

正統己巳北虜也先侵犯北京廣寧遼東等處朝貢道路梗澁人皆憚行鄭知院陟差聖節使毅然無難色拜辭之日 命世子別慰以遣逮聞 皇帝已陷虜庭京城被圍衆俱欲還迺陟前進不顧及入京城 新皇帝已卽位矣旣朝見向北行聖節賀禮如儀 東閣雜記

公性至孝朔望必奠於家廟所得異味節物受賜魚肉亦必先薦之 世祖引見教曰父王嘗以清直二字許卿言猶在耳因賜衣馬 潛谷筆錄

安止 文靖公

字　號皐隱康津人　太宗十四年甲午登第

丙申重試官至領中樞院事典文衡

公爲集賢大提學時方文士趍付安平大君獨不能致公屢折簡邀致或書屛簇以寄之則曰大君簡何可逆答當親謝謁云而竟不至一日諸文士有製述爭其高下曰此老當知之爲往質之公故以高者下者爲高諸士加笑曰此老衰耗　衷心不足較遂絶迹請

光廟卽位甚重之以閱粹史事公爲提調不免論貶于全羅道本貫康津縣下諭監司每進膳封餘必賜公受答

而答

一日朝叅　上至御座而申文忠韓忠成諸公不及班乃進謝曰適有友自遠方至共訪　款懷不覺晚到旡罪旡罪　上問曰遠方之友誰耶對曰安止　上喜曰吾亦欲見大急召來當為此人設宴即令進豊呈終日歡洽　命陞秩崇政（並謏聞瑣錄）

金鈎 文長公

字亘之牙山人 太宗十六年丙申登第官至判

中樞府事

金泮

字詞源號松亭江西人 定宗元年己卯登第官

至大司成

金末

字 義城人 太宗十七年丁酉登第官至判

中樞府事

金文長公鈎金文長公末金大司成泮皆博通經史尤邃

性理之學同時遴授胄監誨人不倦成有効人稱曰三金而泮先逝而金皆年八耋位躋一品俱謚曰文長謚法博聞多見曰文誨人不倦曰長其得此謚宜矣筆苑雜記

金鉤為人醇謹精通經史尹公祥懸車後紬長成均館訓誨不倦時人以為博聞過之佔畢齋彛尊錄

金公泮受業於陽村精於經書在館職四十餘年名士多出其門嘗奉使朝京有求題魚龍簇者題云誰畫輕綃幅風濤雲霧濛錦鱗鬣碧海神物上青空潛見形雖異飛騰志則同若為燒斷尾攀附在天龍中朝人目為燒斷尾先生歸老江西朝夕不給而卒潛谷舊錄

吾友文化金氏子曰洋好學能文有志於道者也予之忝貳議政也洋錄撿詳事言行端謹職務勤恪予固愛之未幾以親老乞隣郡出宰鐵化視事之暇往來定省吏治旣修子職無曠及見代來京又從予讀禮其志不安於小成也又書予所著禮記或見錄累月不怠逾久彌勤予益重之一日請字予曰古者朋友字之是予之責也夫洋諸侯之學也以是名之是有志於學也學貴乎得其本源學記曰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或源或委也是謂務本是使學先務用力於本源也聖人之道源乎洙泗泒乎濂洛溢乎四海而朝鮮亦在東漸之内

其源雖遠其流一也苟溯而求之其源可窮沿而不止河海之大亦可至也(權陽村近著序說)

臣所撰次禮記淺見錄本經正文及陳氏集說十六卷無慮數百萬言今僭著先後次并附臆見之說亦不下數萬言今蒙 主上殿下崇儒右文之治特命繕寫前教授臣金泮前監務臣金泛理等承命以後早晨來至臣家肅喻三朔俱以畢書其敬 上命勤謹不怠誠可嘉賞且泮精敏泛理篤實皆好學問孜孜無倦或任世務皆可堪伏望特下吏曹量宜注授以旌其勤以勸于後不勝幸甚(陽村集薦書)

金沐精於經學與尹公祥金公泮同在成均於經旨頗有異同不相上下佔畢齋彜尊錄

金文長公末有一女無子嘗曰吾聞闢千眼者得陰報予自筮仕以來五十餘年未嘗不帶學官職教誨不倦卒無後嗣豈非予荒蕪偽學未能德於人耶將終沐浴冠帶執笏端坐家人痛哭公止之曰予位至一品官非不達年踰八耋壽非不高生死常理得止而死豈非幸歟尋卒筆苑雜記

鄭甲孫 貞節公

字 東萊人 太宗十七年丁酉登第官至左

叅贊

公容貌雄偉身長美鬚髯量寬裕雖累世宰相而清貧若

節家無所儲布衾蒲薦處之晏如也每慷慨直言不避

廉貪立懦朝廷倚以為重

公爲大司憲吏曹議擧人注官 上御思政殿受常叅河

相國演爲判書崔公府爲叅判俱入侍公啓曰崔府不

足數河演稍知事理用非其人請鞫之 上怡顔而解

之朝畢出外庭二公流汗翻漿公莞然徐笑曰各盡其

職非敢相居也遂呼録事曰兩公迫熱汝可持扇颸之
雍容自得不敢有悔惧之意（並潜谷舊録）
公性不喜治産然客至不問有無必設酌遇親戚無内外
嘗為承旨母夫人有所求力請書公固辭之夫人怒以
告判書（即公父欽之也）判書笑曰夫人毋怒緩渠謝之戒獨不
可為乎其為大司憲也如僧尼左道惑世之流不得擅
出入京城屢以直言犯上朝中肅然（青坡劇談）
公清直嚴峻子弟不敢干以私嘗為咸吉道監司被召如
京及還道見解榜子烏亦中為公奮髯怒罵試官曰老
奴敢狐媚我乎吾兒烏業未精豈可僥倖欺君耶遂鉤

去之竟出試官

貞節為大司憲激濁揚清朝綱大振然寬厚持大體舊例公會臺諫必建幕而次或時飮酒搓帳相屬號曰搓帳飮若值酒禁臺諫執法不飮諫院飮醉自如一日諫官持盃引滿戱於帳隙示臺長臺長亦戱以袖拂之盃從帳隙中而墮圈轉至於憲長案前諸臺長惶懼無措臺吏亦相目未敢捽止終日在前臺中恐生事將仕罷貞節語吏曰彼如鵝卵者何物耶可容水精珠幾顆乎吏曰可容百顆貞節曰可從所出隙中擲之滿座皆服其雅量諫院相傳有盃形如鵝卵可容一升許水精珠杷

禁而侵者 並筆苑雜記

崔致雲

字伯卿江陵人洪武庚午生 太宗八年戊子司
馬丁酉登第由槐院入集賢殿官至參判 世宗
庚申卒年五十一

世宗十五年崔潤德征李滿住時請崔致雲為從事還陛
叅議俄還左承旨有野人奉朝命來侵之謀國議無如
之何公曰莫如奏聞 上曰甚可方議遣使未定 上
曰無踰於卿即以致雲為工曹叅判翌日發遣既行朝
京蒙 帝允可受勅而還論功賜田五百結奴婢三十
口公固辭奴婢至七上箋令大臣議諸人皆謂三十口

奴婢償崔之勞且強與獨許稠曰此入非矯情辭賞乃中心不願宜從其辭以成後日之名遂如許議還收奴婢公到家欣然謂夫人曰今日得請矣夫人曰辭 上之賜無福哉

世宗甚重崔致雲時常召對論議有大事必與公議公性嗜酒 上患焉每賜 御札以戒之遂以札粘壁之左右出入觀省然或出外東飲大醉還家而倒則夫人必擡其頭指壁而示之公乃於昏醉中擡頭於床如頓首謝罪狀及醒則曰予感 上恩戒之常在心但至酒所逢塲則頓忘前戒乃至於醉耳竟以酒病終壽五十

而卒 上甚悼惜命官庀其喪葬(並樓閒瑣錄)

上嘗命公註無寃錄又命講解律文凡斷死刑必召公議

多所平反(潛谷舊錄)